

唐诗中的长安城市图景

抗疫期间中外互相捐赠物资中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”“相知无远近，万里尚为邻”等古诗句带来的美与温暖令人难忘。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精华，而唐诗又是中国诗歌的里程碑，历来有“诗必言唐”之说。言唐诗必言长安，唐王朝立国289年，都城长安作为国之核心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，角角落落都留下了诗的痕迹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“诗城”。据统计，唐诗现存55000余首，涉及诗人2300余名，几乎每位诗人都有在长安的诗作。唐人心中，长安是诗的乐土，今人眼里，唐诗是长安的重现。

长安雄魄

唐代长安城北枕渭水，南面秦岭，城周环绕交叉着八条天然河流，总面积84.1平方公里。初唐骆宾王所作《帝京篇》就有从宏观视野对长安城的描述，“五纬连影集星躔，八水分流横地轴”。长安由外郭城、皇城、宫城组成。其中包括108座作为居住区的坊、2座作为商业区的市（东市、西市）、位居北部中央的太极宫与皇城以及位于郭城东北的大明宫。城市内部是“三条九陌丽城隈，万户千门平旦开”“小堂绮帐三千户，大道青楼十二重”“宝盖雕鞍金络马，兰窗绣柱玉盘龙”。白居易站在终南山观音台俯瞰长安城：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。遥认微微入朝火，一条星宿五门西。”棋盘般的布局是晴朗时所见，星宿般的朝火则是黎明前所望。诗人向北望去，城垣、坊市、大街如大棋盘和井然的菜畦，官员黎明前赴大明宫上朝所打的灯火微微可见，在丹凤门（大明宫正门）之西如星宿一般蜿蜒缓行。据《新唐书》所记，唐代官员上朝在五更二点（约凌晨将近4点），此时街鼓响起，坊门次第开启，长安士民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

长安一日

天色未明，官员陆续从居住的内坊向大明宫进发。晚唐张籍告诉我们踏雪上朝是什么感受：“鼓声初动未闻鸡，羸马街中踏冻泥。烛暗有时冲石柱，雪深无处认沙堤。”鸡还没叫就要打马上朝，官道被雪覆盖，连人带马不时会碰到街旁石柱。

朝堂之上，心情不一样，有时还不免会有几分得意。王维、杜甫、岑参、贾至以诗相和，记了唐肃

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的一次朝会景象：“五夜漏声催晓箭”，就在“绛帟鸡人送晓筹，尚衣方进翠云裘”之时，朝官初入宫门，看到“银烛朝天紫陌长，禁城春色晓苍苍”，钟声在宫人手中响起，官员在殿前依次列队，“玉阶仙杖拥千官”，炉中熏香在殿宇间缭绕，以至散朝之后，“衣冠身惹御炉香”，上班路上的不佳心情一扫而空，反而生出“共沐恩波凤池里，朝朝染翰侍君王”的自豪与快意。若是碰上大典礼，景象气势更为壮观。诗人王建有幸目睹当时万国来朝的宏大场景，“大国礼乐备，万邦朝元正”“六蕃陪位次，衣服各异形”“左右雉扇开，蹈舞分满庭”“天明告四方，群后保太平”。从这些描述中，不难看出大唐盛世的气象与自信。

与朝官的惬意相比，长安城的底层百姓就不舒服了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描述了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老者运炭入长安售卖，天将近午，尚未开市，“牛困人饥日已高，市南门外泥中歇”，却遭遇宫中太监强行采购。城中富家子弟不会知道穷因为何物的，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来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”（李白《少年行》），他们只负责骑马踏花、寻欢作乐。

长安的夜晚单调，多数时间都有夜禁，坊门关闭前人们要各归其所，否则是“犯夜”，若被巡街金吾发现，轻则杖击，重则杖毙。每年三元放灯，夜禁会解除。中唐的张祜在正月十五日夜观花灯时表达了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中旬动帝京”的欣喜。皇帝召见也是例外，张籍寒食节被皇帝赐晚宴，归途中看到巡街者时就产生了“共喜拜恩侵夜出，金吾不敢问行由”的得意。

长安四季

细雨开启了长安的春，韩愈的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写出一年的最迷人的时光。温庭筠在南内兴庆宫目睹“九重细雨惹春色，轻染龙池杨柳烟”的烟雨朦胧；韩愈沉浸在嫩草初抹的朱雀街细雨中，发出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雨满皇都”的赞叹。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在浪漫吟咏时回归理性，劝世人珍惜大好春色：“草色金堤晚，莺声御柳斜。无媒犹未达，应共惜年华。”

长安的夏酷热难耐。白居易躲到寺院中，“可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身凉”。王公贵族解暑的方法高贵实际，刘禹锡受邀到驸马家做客，看到“琥珀盏红疑漏酒，水晶帘莹更通风。赐冰满碗沉朱实，法饌盈盘覆碧笼。”

既有通风的水凉亭，又有冰镇水果，还有纱罩遮盖的考究美食。当夏之时，皇帝偶尔会赐官员樱桃和冰镇甘蔗汁，这样的搭配让王维很满意，因此他在《敕赐百官樱桃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饱食不须愁内热，大官还有蔗浆寒”。

秋天的长安景色清爽宜人，韩愈坐在靖安坊家中，终南山色近在咫尺，感受“云风相吹嘘”的惬意。杜牧眼中的长安“楼倚霜树外，镜天无一毫”，诗人的志得意满隔着“南山与秋色，气势两相高”都藏不住。“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，僧人子兰站在大街中，看到“风舞槐花落御沟，终南山色入城秋”的景象，察觉到几分寒意。中秋夜，在禁中值班的元稹与白居易以诗相和，“一年秋半月偏深，况就烟霄极赏心。金凤台前波漾漾，玉钩帘下影沉沉”。

长安的冬日也不寂寞，万物凋零之时，彤云密布之际，“暖拥红炉火，闲搔白发头。”晚年白居易在家中自斟自饮，吟出“百年慵里过，万事醉中休”的旷达。大雪纷飞中，司空曙独立乐游原上，体会“乐游春苑望鹄毛，宫殿如星树似毫”的壮观。人们喜欢在室内行令饮酒，“陋巷朱轩拥，寒门缙骑来。俱裁七步咏，同倾三雅杯”，大雪初晴，名臣于志宁在放朝后于亲仁坊家中与同僚聚会的景象如在眼前。

在唐人眼中，同一个季节长安也呈现出不同美好，十二个月被逐一细致描绘。正月，“终南往往残雪，渭水处处流澌”；二月，“百啭莺莺绣羽，千条御柳黄丝”；三月，“青门几场送客，曲水竟日题诗”；四月，“芳草落花无限，金张许史相随”；五月，“竟处高明台榭，槐阴柳色通连”；六月，“尘惊九衢客散，赭珂滴沥青骊”；七月，“绣毂金鞍无限，游人处处归迟”；八月，“更爱终南灞上，可怜秋草碧滋”；九月，“更想千门万户，月明砧杵参差”；十月，“万国来朝汉阙，五陵共猎秦祠”；子月，“御苑雪开琼树，龙堂冰作瑶池”；腊月，“取酒虾蟆陵下，家家守岁传厄”。

长安游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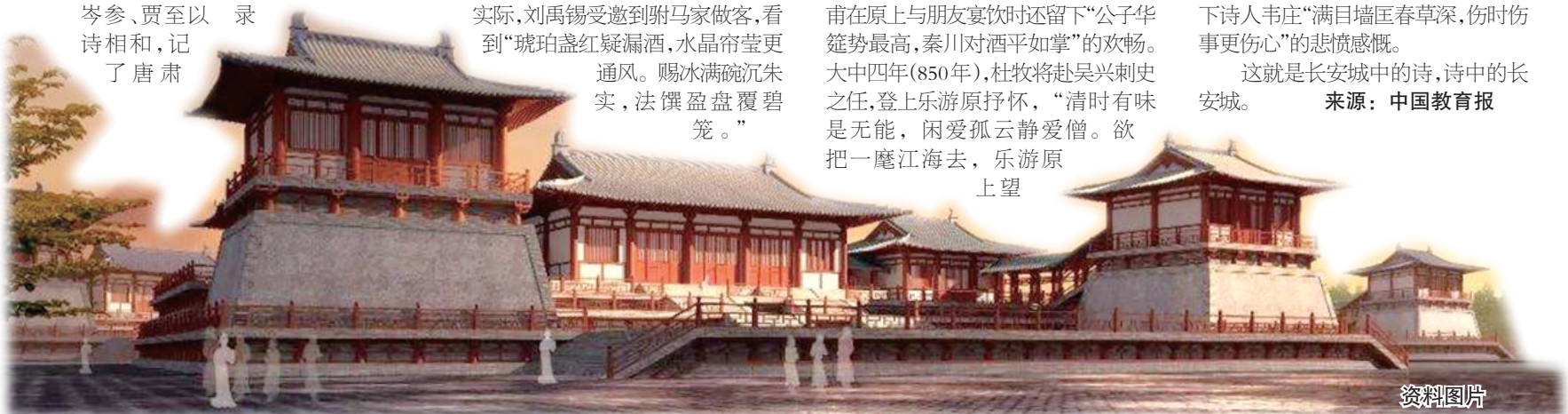
长安的魅力，更重要的是名胜众多。东南的乐游原、曲江池都是开放性的大公园。乐游原在西汉时为皇家乐游苑，至唐代在其上起亭造阁，由于此地地在城内地势最高，便成为长安士民登高感怀的最佳场所。唐人所云“城隅有乐游，表里见皇州”“爽气朝来万里清，凭高一望九秋轻”是描述这里。杜甫在原上与朋友宴饮时还留下“公子华筵势最高，秦川对酒平如掌”的欢畅。大中四年（850年），杜牧将赴吴兴刺史之任，登上乐游原抒怀，“清时有味是无能，闲爱孤云静爱僧。欲把一麾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

昭陵”。站在原顶向北遥望，百余里之外的九峻山（唐太宗昭陵所在）清晰在目，此时他刚得到朝廷恩允外放为官的好消息，好景佳音，怎不心情大好？曾久居长安的李商隐心情不太好：“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傍晚驾着牛车登到乐游原上，闷闷不乐中看到落日红霞，叹息美景之不长在，结合诗人生平，倒是能看出其困顿不得志的状态。

曲江池紧邻乐游原，白居易有“独行独语曲江头，回马迟迟上乐游”之句，足以看出两处名胜的距离。该池实际上是一处经过人工疏浚的湖泊，韩愈诗中有“曲江千顷秋波净，平铺红云盖明镜”的描写，可见其水面之大，沿池岸点缀有不少亭台楼阁。唐人宴饮游乐大多选择在此，故曲江池在唐代长安的诗中“上座率”最高。在唐承平之时，每年春暖花开之季，曲江池边车马云集，一片繁荣，“曲江初碧草初青，万毂千蹄匝岸行”“二月曲江头，杂英红旆旒”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”都是描述其盛况的诗，诗圣杜甫尤其爱在曲江池与朋友对饮，“朝回日日典春衣，每日江头尽醉归”便是其当时欢快畅饮状态的反映。白居易对曲江池最钟爱，现今存世的其在曲江池所作的诗竟有数十首，且一年四季、各种心情都有描述。曲江池在唐代久负盛名，一花一木都成为时人关注的对象。晚唐时，池中的一株莲开出两朵花被视为祥瑞，长安士民争相往观，同往观花的诗人姚合作《咏南池嘉莲》以记其况：“芙蓉池里叶田田，一本双花出碧泉。……四野人闻皆尽喜，争来入郭看嘉莲。”池旁种植的柳树也被借喻抒情，长安风尘女子就曾以“我是曲江临池柳，有人折了那人攀”的句子来倾诉内心的苦楚。

唐代不同时期，士民眼中的长安也不尽相同。初唐时期，是“秦川雄帝宅，函谷壮皇居”的帝都气势与豪情壮志。全盛时期，有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上国气象。安史之乱，长安城中建筑多半被毁，大家目睹到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衰败。中唐的长安士民似乎忘却了安史大乱的伤痛，眼中满是“祥云辉映汉宫紫，春光绣画秦川明”的景象，以及“草妒佳人钿朵色，风回公子玉銮声”的旖旎之风。晚唐战乱频起，长安城数次被劫焚，在公元904年朱温放的那场大火之后，一代帝都彻底画上句号，空留下诗人韦庄“满目墙匡春草深，伤时伤事更伤心”的悲愤感慨。

这就是长安城中的诗，诗中的长安城。
来源：中国教育报



资料图片